

治

鮮

集

原缺

樂爲九省輪蹄所經予私  
心念之林子淵靜之士何  
以堪此繁劇逾年林子聲  
聞徹於都門戊戌之春予

同阿步司馬奉

命賑恤真定順德徃來三過  
其邑城野清恬人民間適  
予又念紛馳之區際荒

罷之後何以能如此公務之外不受私覲無從問之間從村舍聞父老之言曰吾侯靜以自持於民不以

法勢逼制期以心諭意寢  
又刻自簡勅絲粟之末無  
不加謹吾民安。故邑中  
常若無事予始悟而歎曰

吾夫子轉帖之歌以政尚  
靜而惡譁嗟乎林子得爲  
政之本矣一日新之人士  
刻其所著治鮮集請序於

予予發籃讀之以動靜說  
冠其篇而設喻取類內無  
不可見之端外無不可告  
之跡林子其得爲政之本

矣又聞林子政事之餘即  
閉閣危坐如學黃老家言  
者昔人用黃老之術以治  
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不惟

市獄無擾以之致太平而  
有餘林子果能得其術乎  
予又不能量之矣

順治庚子上元

王序

五

都人王崇簡題

叙言

今

國家崇尚經術軫念間閭士非繇  
帖括起家者不得為民牧以其  
能晰古今利病用而試之於一

方州邑則一方州邑之民必先  
被其福者矣然而文雅之儒斌  
斌不乏而報最之吏迺往往不  
能敵其數者豈循良與文苑不  
可合傳耶將所行者未必踐其

言耶予讀彭叟治鮮集而始知  
世有真才真士必不可掩也彭  
叟家世皆以政事勲業著聲諸  
祖龍江先生特邃於性命之學  
彭叟傳其學甚精而筮仕鮮虞

鮮虞為畿輔近地最小而衝以  
靜偏之人寧衝疲之邑政聲噴  
噴無忝爾祖可謂賢矣書所載  
皆性命經濟之言所援引上下  
千百年若燭照眉瞭而符合以

關切於鮮虞故以治鮮名書凡  
徵徭郵防聽讞之說無不洞剔  
情弊又何其有兼才也至於勝  
蹟輿俗之篇亦可自成水經注  
風俗通諸書異哉以歐蘇大家

之文述龔黃神君之事安在循  
吏文學之不可合為一耶憶往  
除州邑吏行唐裴行儉身言書  
判之法彭叟列名第三

天子御太和殿命吏部諸臣引見

蓋異數也彭叟時賦詩云閭閻  
洞開

真主而閭閻切近小臣心今果以此  
愷悌茂蹟見推若彭叟者可謂能  
踐其言者矣昔文帝好黃老

而天下太平為兩漢冠曹參舍  
蓋公而民以寧壹為漢相所推  
蓋其清靜無為俟民自化其為  
治最近淳古老子之言同治大  
國若烹小鮮凡為治者可以悟

矣彭叟學崇孔孟而於老氏之道究其恍惚物象窮極玄妙其治鮮邑百姓載其清靜之化宜有取於是言焉今彭叟將報政矣又首膺按部使者薦牘行內

徵為

朝廷耳目其以治三輔者佐我

國家凡更有所論著即以治鮮名

書亦無不可豈但區區鮮虞之謂乎彭叟與予同里通家而予

言不及他亦以見凡為民牧者  
如吾彭叟方無負

國家崇尚經術軫恤閭閻之意云

爾

順治己亥孟冬刑科都給事中

利序

六

年家眷社弟黏本盛謹序

序

間嘗盱衡而語當立之事星燦雲璀璨騰鳳起遙新未嘗已也為治者在乎審其宜而持之則肆应不膠而更張可鼓吾里古莆

林彭叟出宰於新新為古鮮虞地此

洪序

治鮮集所為作爾彭叟以尚書起家  
考

大廷報稱第授令長復列上第觀

天尺五步治鮮虞蓋異數也拉是爭宜  
考書多而彭叟曰否吾趣往而視爾  
都寧爾鄙咨其父老子第而聯其主

伯亞旅也至之日申教示志修意達  
情視鮮虞積衝積獎之區亟羸待  
理勢不得不資倉扁願犯可急嘗也  
徐而更嗇而用焉儲脯參苓施舞不  
脩祈效不責之旦夕峻彥憮幅月計  
不足累計省餘起視其邑比閭而萃

夏者各執其業卉、矣起祀其野對  
宇而嘗衡者各易其畝畧、矣飛鶻  
集於泮水茂草鞠於圜扉秀樂菁棫  
老歌衢壤而未也皇、者華咏馳

於四牡依々者輶忘佗于三旬中  
澤鴻鴈方歸婀娜萇楚無賦矣而又

未也市牛買犧兵已消於偃武穿石  
斷幹誅不煩於舞文和洽薰風應澍  
甘雨彭叟不自知也焚香默坐仍閱  
道之治心省括張弓猶蘇威之役法  
彭叟與新邑人父兄子弟相見也蓋  
已得意忘言而新邑人之于彭叟呼

吸喘息相通也則又因言求理教以不肅而成化以不疾而速其訥因者本而訥持者重也鮮虞為晉之鄙古稱狄人所居又訥市豪傑之訥集而近代輪蹄之訥困也劇稱難治彭叟唯其豫也故受任而若安彭叟豈其

漸也故更化而不驟要則本於生平  
主靜之學夫然後知彭叟之所以治  
鮮也非矯異也非急近也其與好奇  
標異隨波啜醨而為绮言以欺世惑  
俗者異矣彭叟治是邑將報寰民益  
誠和上下安之于是孚日進新邑人

祥從而登伏羲之塋謁宣尼之室歛  
佩恒霍襟帶萬物載陳星而鳴琴逐  
幽風而鼓金冷然善也於是記其言  
動織其經濟筆之為書而以治鮮名  
其編烏乎知彭叟之妙峻若鮮者原  
即其平生主靜之學乎至其徵事之

與博則漢之仲舒更生也行文之灝  
邁則宋之永叔子瞻也理學淵源即  
為語錄之宗風土核寔即為邑乘之  
編作為異常之師政乃不迷珍為論  
衡之秘談爰有助學人仕人隨訖採  
取如匠師之入名山都為豫章波斯

之遊寶藏皆為火齊然後知彭叟之學與才果非但百里之任而治鮮集之妙撰載果非但一邑之書也今

天子維新之治綦隆最慎循良卓異之選彭叟膺首薦行焉

朝廷左右其學與才將大見於天子則

是書也治諸者務必採也鹽沐而為  
之序

順治己亥年冬上漸

年家眷世社弟洪士銘頓首拜撰



序

西山雲浪北海雲波虎嘯歸潭  
龍吟入壑忽聞戶外霹靂一聲  
開戶寂然但見雙童捧一金函  
紫光萬丈遂恭啟合掌作禮而

讀迺畿南新市令彭叟林先生  
治鮮集也載方輿誌水利考風  
俗以及學校農桑詰奸治賦之  
事無一不偹究歸於主靜致和  
盡性了命之學噫嘻何物寶珠

驚散哉一庭鷄犬已而心從眼  
漏神與目并山河大地普現黃  
金日月乾坤彌淪法象天轂地  
轂人轂鬼轂風轂雨轂水轂火  
轂天人羅漢轂衆生地獄轂草

木鳥獸聲俱響圓通  
噫嘻是循良吏譜耶是法藏玄  
機耶昔李文和身居都尉楊文  
公官入翰苑張無盡作江西轉  
運使三大老皆不壞世間相只

此茶裡飯裏醒時夢時喜時怒  
時妻孥聚首時公家職業時在  
在處處都現神通何須撇却世  
緣咬菜根從枯禪鬼窟裏作生  
活今彭叟以一孔現八萬四

千毛孔三寸大千塵刹中刹刹  
有彭叟化身在於新市彈丸現  
須彌芥子耳古德云鍊牛不怕  
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  
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

治鮮一書當作是觀雖然此彭  
叟止啼黃葉耳止止勿說

順治己亥歲嘉平月哉生魄虞  
山社弟無盡邵燈拜題



序

林子可謂有道者也或曰  
林子星而出星而入林林  
李荔娘之里急忙序書

律之是謀以獵子乎止之  
是求捐之爲懇月已其周  
琢朴子將母以狩烹尔烏  
以而有是予曰凡刃是其

必有計試而后之之危  
一株於戎祀試於在者也  
龜衡見鷙武以車輪試於  
射者也彼精於技者萬里

切其精於是且物。不累人  
以多省之也。唯道元於中  
者。蓋陰憑乎天地。東付乎  
物。順逆於宋時寒燠。示季

已於我世子於民之素無  
典詒日之涉水蹈車輪  
反遙睇貌而可止而名  
含起丘山仍三星有此邑

固為多道之大治小入其  
治中已至通門有神用可  
以獨寫萬物之詮詣解集  
有之曰勢象此既之說也

目畫移造中一 稹也 又曰  
以願繕中二 用効再曰畧  
用効次是而目紀用効三  
用也子以試而誦繕之四

也嘗與子自走鞋予與同  
試者土故也朴子玄子曰  
君子當急則奮之莫而  
虞緩引而後自以水爭此

則林子之為也亦已侈

寧以林子出入深山賴其

老約固此之世更轉重今

以虞雖劇而已以宋朴子

且解虞之累孙朴子而大  
亨是天所得一朴子可当  
十萬財也其朴子者  
以是而肥者也

順治庚子仲夏

東海胡文學書

序



道無所謂內外也亦無所謂動  
靜也專於靜而絕其動事至則  
擾其虛求諸內而去其外物乘  
則乖其素兩得也必至兩失矣

故善養內者必全乎外善主靜  
者必驗之動致虛守一不諱言  
喜怒兵農兵農喜怒而卒不擾  
其致虛守一之天聖賢所爲全  
乎體用之學不必言治而治自

至自心學失真治效少奏吏治潤以文章而文章不治核以刑名而刑名不治察之以名寔督之以興利除害而利害名寔愈精而愈不治槎河流者趨於尾

閭而不知其去星宿也幾萬萬  
矣豈不遠哉嗟乎亦盍反其本  
而用之且古今之治復何所用  
吾心耶民有其衣哺因而耕桑  
之有其忠信因而里塾之有其

顛連勞苦因而利導排解之以  
人治人而已復何用吾心耶吾  
鄉林翁凝山少時克遵家學聞  
道甚早今筮仕新樂新屬衝區  
輪蹄之絡繹也兵賦之浩繁也

徭役之疲困也長茲土者未易  
爬梳也凝山獨於盤錯旁午中  
從容霧之各得其當絕無幾微  
見於顏色者蓋至是而學爲有  
用矣予去歲三過其治握手談

心每覺忘倦出其新書一帙相  
示予讀其書見所布之政事者  
大抵皆靜而可動動而不失其  
靜之所爲也予請易其名曰治  
鮮集蓋以新書漢有是名而新

樂古爲鮮虞國老子有治大國  
若烹小鮮之語故以是名之老  
子蓋主清靜者也心靜則欲日  
減欲減則天理日親政靜則民  
不擾民不擾則瘡痍日復推之

治平無異道也奚有百里哉彼役於文章刑法利害名寔之間者溺其本矣

順治庚子孟春

年家眷弟龍翼九震拜書於

邢襄李署

序

予在京都即知彭叟爲鮮邑循  
令迨蒞任相接見其舉止端凝  
與所聞不謬握譚時而證入皆  
最上法乘又知爲菩薩心而現

身宰官者也予皈依內家有年  
而於箇中稍獲隙露然猶覺靜  
裡脫落動時不耐墮入苦趣彭  
叟則動靜合一予不逮也語次  
吏治予曰生平奉教先聖先賢

費均今際改頭換面只是暗室  
屋漏不作愧心念頭以此臨大  
庭廣衆便無所往而非福地矣  
彭叟則以蒲團上一段宗風到  
處用青蓮香薰徹庶類案牘爰

宮序

書俱化爲祗園寶樹琴堂之上  
宛然尊宿臨凡斯又予萬不能  
嗅脚根氣也噫嘻斯道近成麟  
鳳通之於熱鬧場中更無清涼  
半息彭叟殆佛家就象豈易言

哉他日手一編示予業付剞劂  
披讀之字字慈航匪徒虛作口  
頭三昧經濟文章寔可爲吾輩  
典型三復終篇予不覺俯首至  
地矣雖然今日之事遽廢耳道

上紅塵江中白浪轉盼皆屬夢  
幻異時選幾莖踈茅蓋頭卸却  
諸緣了茲大事千生百劫與彭  
叟到無影林下嘯月吟風向無  
縫塔中揚眉瞬目相與追數前

途供一場大喙也予言至此門  
外草深數尺矣雖然予志也彭  
叟肯乎否

順治庚子年花朝日

江東佛燈居士雷應時撰

序

古之言文，惟簡而出，節而通，水  
清而屏白，毫而刀言咫尺，皆彙而  
成帙。自康莊答，齊魯之臣，與  
其君參商，譏諫爲祖，終以身死於  
金。

懷其元而與非豐薄奢止彌空高  
厥躬乎繩稻埂屬環鵠鵠鵠  
帝載籽百榮曾舌止鶴中止參  
對齒而顰蹙乎曾參止鶴中止  
立帝載否厥介水也猶經籍此

圖書錄庫舊本

張書屏上漏空紙卷出

國

林府政本  
修謔  
鎮  
史非

齒  
請  
續  
同  
諧  
揮  
蘆  
弘  
出

招鮮集衆山  
畿將所並肩於  
東西門也譜也圖譜等侯豐勦  
臺山義皇而生乃祖宜形吾胞  
吾謂想今之圖書譜吳醫紀乎  
簡筆號肩舉乎家傳輪轉文廟

雲縵圖言譜乘坐於講席止  
蹠也賤胥止角奏坤也絃張  
止角龜咼承稼也禹貢廩屬諸  
圖不得言譜夸堊拊鳳琴何音  
非圖何者非譜器勿憇於斯論  
釋

日省繕墨角坐高風屏不躬樂  
閑日於是考序

麟脂蠶采聖書背且繫重用

賴晉輓

序

集何以治鮮名紀地也紀事也  
紀遊也曷言平紀地也考新东  
在春秋時為鮮虞國漢始置新  
市號隋開皇十四年改市為東

迄今仍之其地瘠其民貧其途  
當于午衝其差與賦又比不減  
中山而南不減真定宰是邑者  
凡具有大材清大學問不能治  
政材清學問具矣而不究大願

方以期底績於其間亦不能治  
矧徒步鴻移以來慙水旱歎兵  
燹卒歌黃鳥賦鴻雁爭蓋損上  
以益下固不可而損下以益上  
尤不可惟調停於上下之間而

斟酌於時會之宜後可勝任而  
愉快也我父母林公閩莆世族  
家藏治譜學有淵源能一以主  
靜為出身加民之本予嘗讀宋  
儒歐陽子先生之堂記以為立身

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心靜  
心靜則智清明於以爲治無訛  
施而不中譬之權衡之稱物動  
則不能察其於靜也錙銖不劣  
又譬諸水之鑑物動則不能覩

其於靜也毫髮可稱歐陽子主  
勢之說較著多此而公之學旁  
進於是者矣公之學不於靜中  
制動而於動中於靜其論著於  
亦集首爲他如董叔因芳賢而

發明勸勞之道琴川行願因同  
志而互證勸勞之用脩學勸士  
訓農以以勸勞之學為人以足  
儒者之興庶人各為恒業也至  
於慎封徵賦郵役聽獻市集等

以召畧徵采河渠古蹟風俗等  
以考紀以本乎勢以昭之於以  
勸固不察而纖悉靡遺也存焉  
紀乃邑號也托傳以為美而  
公祀之以為造化之大物也小

事不過一毫一微之間予益嘆  
叔焉公筮仕初授教於衙署構  
齋為公端默求治之計一日  
相招予竊見是某立日此治教  
之諸如李校士梓公曰吾自重

在以至策名凡一月之間計之  
計以典古已攜物事以書  
之於冊謂之實紀以特空紀中  
之私事也究之已耳李梓而予  
曰水能若此著也主說凡以為

將已汨人訓也行之當付傳之  
後立文寫時後立文人取而寫  
效之庶為學者計付循為汨而  
委計承情公莊新之率於赤  
凡新之制弊洞焉觀其始念以

一以興學澤民濟系庶隆而底  
績允具至大材諱大學而久不  
力能如是卒謗是集而何能  
書也可推之以治天而為治之  
六之古矣寧不可因斯以自治

錄集之僅一紀地紀事紀趣已  
哉遂彌而付之剞劂氏

順治丙子夏王正月邑人翁江

寧鎮江府知府通家治生郝

左第頓乞 拙撰

自叙

少時捲鉛槧侍先達巨公左右  
竊聞微言高論及長游四方所  
謂潛修宿德之士往往得見焉

雖自愧不逮而啓益良多丁酉  
春始宰鮮虞鮮虞屬畿輔最號  
衝疲凡使節兵車之絡繹簿書  
錢穀之殷繁以菲才當之兢兢

焉嘗惧不克政務之餘稍有著  
作或以政學問之得失民社之  
利害酬答之語言比及三年積  
成篇帙目漫次為三卷聊以自

省云尔而鄉先生郝華齋史鴻  
我諸君見之持以授梓兢兢爲  
予之惧滋深矣然當代先達巨  
公及潛修宿德之士幸不鄙遺

此書得藉以就正寔有所啓益  
則猶嚮者採鉛藥游四方之意

爾

順治庚子元夜鮮虞長林華旼

題於凝齋

治鮮集

卷之一

目錄

動靜說

畫道說

琴川說

行願說

勸士說

訓農說

治鮮集卷之一

閩莆陽林

動靜說

考亭稱濂溪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有古人風而其學  
具於太極一圖。予謂太極初圖只可以有圖而無說。至次  
圖分陰陽動靜諸說乃爰是而起能全体太極者惟聖人。  
凡人則未免隨動而遷故君子慎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  
天地人之至妙者此理作吏時尤鮮暇講明之矣鮮虞嘗

九省之衝最號為繁劇。予初授是邑，諸公及同志郊餞者咸曰：君習靜而新地，鞅掌倍於他蒙，得無難乎？予謝不敏，安敢冒偏靜耶？今日正於鞅掌中習靜耳。凡極繁極劇，尤當以靜行之。林物致知譬如解亂絲，愈急則愈棼。不若靜以察其自然之條理也。諸公乃相許曰：得之矣！持是以往。吾見新父老之有息肩也，自蒞邑以來，百凡使命，經過及兵馬繆繹，徵求四應，行以畫一之法，而民不擾。蓋民至今日，政如厄羸之人，虛弱已極。若使之負重竭趨，勢必不堪，故必不

得已有所驅使皆先期昭示之未嘗輕遣一役漫持一票

以驚民間鷄犬者官靜則民自靜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

動中習靜尤未易致予不敏蚤年聞三教龍江公良背行

庭心法良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

乎靜也其言曰道從心裡得靜向動中求靜非寂然不動

之謂也若離動習靜是離心求体故當日以布衣獎明三

教之學至今人徒知其鍊形養性至精且悉不知正宗之內所載兵法及鄉約等篇經畫世務者尤精且悉始信靜

龍江先生所著書卷不全在斯

陽明先生一生

墨林先生  
原名諱

墨林先生  
原名諱

之為用其道大矣然龍江公之學寔傳自省吾公公筮仕大理忤璫瑾與陽明先生同事時陽明先生之學人未有識者省吾公一叩所學便頓息服膺相與講易者久之陽明初為晦翁格物窮理繼究心佛老見性抱一至居夷動  
丙子四月官憲見月日省年  
忍恍然神悟自襟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於省吾公稱莫逆交及陽明先生謝兩粵制柄特表省吾公以自代公每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可不慎哉人安能無動欲寡凶悔吝勿

偏向靜中著手。湏從動裡陶鍊。則雖動亦靜也。故總制時  
平叛猺十八洞。羽檄控惚之際。俱以靜行之。子不敏。早歲  
幸有所聞。祗愧躬行之未逮也。及長求闡閩濂洛之淵源。  
即至曠覽二氏諸經。亦竊謂印合於孔孟中語。恰有所領。  
○開心原○書  
會而動則多過。靜則寡失。蓋自知也。及壯遊四方。好求有  
道之士。但詞章帖括。間字而登風雅之壇。以穀氣相許者。  
不少若問以心性之事。往往茫然。或精於訓詁。密於講說。  
真同画餅。幾以為此道中絕。遠於京口見沈自然於構李。

見張希公。由是知伏於山澤之癰。靜處而不求聞於世者。良有道也。倘能推心量之所及。與儒者亦無以異。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國天下如一身。然不靜則神浮氣躁。於急劇紛應之時。太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以有濟。因思曹參。舍蓋公。文帝學黃老。致太平。為東西京之冠。陳希夷對太宗。亦以清淨為治。吾鄉李愿中先生。四十年危坐。驗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景象夫喜怒哀樂未發時。何等極靜。予不敢方先生。但臨事剖決。雖有喜怒。未嘗敢以自己之。

喜怒為喜。怒無自己之喜怒。靜之至也。宋謝顥道宰應城

胡安國以典學計者行鄙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  
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予教不能化及此輩。而巨  
公過者。或過聽以予謬有所得。嘗謙先下問。予則以動中  
習靜對之。予寔滋愧。且恐重負諸公矣。憶同寅問水火坎  
離。荅曰。試看吾輩居官蒞民。上下之情睽隔。便是水火未  
濟。坎離不交。若上下情意聯屬。太和葆合。一邑之內。元氣  
充洽。便是水火既濟。坎離交媾。祇從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可○通○龍○虎○鉛○汞○之○事○又○問○胎○息○荅○曰○天○地○一○胎○也○日○月○潮○  
○沙○寒○暑○一○息○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至○於○蒞○民○如○保○赤○子○  
○則○胞○與○皆○吾○分○內○惟○與○之○以○休○養○生○息○使○凋○敝○之○餘○元○氣○  
○來○復○亦○可○謂○小○還○丹○又○問○清○淨○荅○曰○三○千○六○百○旁○門○惟○清○  
○淨○為○正○而○淨○生○於○靜○也○惟○靜○故○淨○搖○則○濁○未○得○乎○靜○之○道○  
○雖○鳴○琴○卧○治○不○可○謂○靜○誠○得○乎○靜○之○道○雖○戴○星○出○入○馬○首○  
○風○塵○中○無○虞○非○靜○古○人○云○輪○刀○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  
○古○德○且○於○市○肆○調○心○莫○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耶○凡○兵○馬○

絡繹。不過答應供饋而已。即過往大差。以賓客視之。待之隨時肆應而去。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已自靜矣。皇華經臨君子。至止以者宿。尊執視之。敬之。雖奔走迎送。不敢生疲倦。想則奔走迎送。已無不靜矣。百姓爭訟。以嚴督子弟。和處骨肉。間事視之。教之。雖喧爭競訴。每任之。盡言其情。然後為之剖析曲直。心和氣平。各使良知現顯。悔悟而出。則簿書案牘。已無不靜矣。○太○鶴○不○背○也○人○領○會○要之。致虛極。守靜篤。原不向靜中求。不從虛中立。而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

者。子不敢不勉。猶庶幾旦暮遇之耳。

動靜之說。有宋諸公講明至矣。然求其先後。不遠內外。  
讀此集推此篇。可謂羽翼太極東西銘諸書。而包羅黃  
庭參同契諸解。

晝夜說

按解虞舊誌。鄭公札者。澄城人。萬曆間宰新邑。為政廉靜。簡樸渾厚。慈愛縉紳先生。與予言鄭公當年。每夜不寐。結跏露坐內庭。以習爻視遠聽。凡城肆郊塢。墟落小民。言笑詆譖。諱詬紛沓。公靡不聞也。翼日使隸人覆之。舉無異焉。邑至今稱神君。若鄭公者。所學果何道也。以予觀鄭公。益主靜致虛之學。而能通乎晝夜之道也。昔張子韶云。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發。即綏定國家之事。

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所以言有教動有則。  
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為。宵有得。皆從虛靜而自得之也。反  
是則一身起居且煩苦矣。一念生滅且間隔矣。又安能遠  
聽及百里以外。夫遠聽達聰。以靜為體。以虛為用者也。余  
嘗問工夫於俞俞子。良久答曰。聽其自然。余曰。是說也。委  
任自然。恐無以為功。曰。非也。世之學者。想像擬議。縱邇揣  
與進言門  
摩矯。操執。看。皆有以為功。究竟都無是處。惟虛乃通天下。  
之故。靜無穀也。為凡有穀者。所不能外。孔子謂顏回曰。爾

儒學  
規章道  
白天谷

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爾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夫聽而至於氣聽自此遠矣。天地之大鬼神之秘四民之情何者非一氣所布濩能合氣於冥漠則所聽亦靡不周爾獨不聞空谷之傳轍乎。登高而呼則響籟滿於寥廓者皆○轍○作○耳○有○神○傳○使○也○應○聲○序。自然之應也。夫豈有為以為功。以予觀鄭公。蓋主靜致虛之學也。而謂能通晝夜之道者何也。天地之寤在春夏寐以秋冬一息之呼則為晝吸則為夜。自子到辰已為晝。自午訖戌亥為夜。此見晝夜互居其半坎離中交乾坤錯處。

循環無端周遠不已若魂之與魄迭為窟宅至之與分相  
為停息故從來陽無少斷陰無獨攢之時日所不及則月  
繼之月所不及則星辰繼之星辰所不及則屋漏衾影中  
靈光耿耿自性常明者繼之而未嘗有一絕莫續睽隔於  
斯須之頃也昔晦庵稱堯夫之學其於陰陽相接處看得  
分曉耳曰貞元際曰虛危穴曰亥子交曰人禽界曰生死  
關即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至妙之一幾希也易曰  
知幾其神乎如鄭公者蓋庶乎知幾也然既曰通乎盡道

之知矣。而獨於夜能遠聽者又何也。曰有說。世人旦晝紛

紜馳騁。全賴此清夜神志澄澈與天地元氣廻環涵育。正

歸根復命之一大時會也。中和集云。歸根自有歸根。寂復

命。寧無復命。闡發如比竅。非凡胎之竅。此關非一已之關。

乃天地人物無不皆備者是也。故復則俱復。歸則俱歸。自

然之知謂之良知。全然之覺謂之圓覺。所以悟者得此而

悟。迷者失此而迷。故揚子太玄云。晝之害人。少夜之害人。

多蓋夜屬曖昧之候。其事為陰邪。其象為幽暗。其類為小

以識眾  
存心  
性  
初  
如解說

人其過為欺隱故君子必慎其獨慎獨者君子所以補天  
之明也於是○有危坐正襟脅不至席數十年以求聞斯道  
者矣○參同契云○寤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誠慎之也○推之  
而有授籤唱籌○明鈴振謹○麗禁固封疆○戒庫獄絕○莊荷廢  
序堠之事○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與沐日浴月○防危履險  
皆慎之之至○比君子以陽理陰○以顯制幽之道也○今鮮邑  
城不過三里許○巡繞一匝○夜未艾○閲簿書○查日行○事夜未  
終○此時光不委之於醉夢昏沉○皆可以毓心神○明含氣

冥漠人天為一。不求聞而亦何所不聞。鳥以是知。鄭公之  
不寐。乃為政之本。而主靜致虛。通晝夜之道者。乃不寐之  
本夫。

鄭公有道人也。其內外兼治功夫。鮮有得其解者。凝老  
表章之。不獨稱前賢知己。而天地古今至理妙用。都在  
箇中。如老子所謂谷神。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相感無窮。  
相應無數。且堪燮理陰陽。復何施而不可哉。邵無盡評

琴川說

曩年遊琴川琴川人士多有能安絃者問其所由然曰此地為子游故里絃歌遺俗猶有存者又曰前輩學士先生修琴會於山之麓一日有白衣道人入座談論未采不顏凡間來者所較正音律及徽位指法至精且備傳訖而去不知所之如嚴天池所刻琴譜松絃館等書是也又曰此地有水七條如絃之數故能琴者多稱琴川云由此觀之○本名橫○大○橫○大○慎勿漫視揮琴者為能堪一藝智效一工而已也揆諸先



過而音沉鬱必不能以調律呂則法象比天地而徽次比四時閏月者何以稱哉而文何得名為有道之器哉夫手

撫有道之器晨夕不離宮商而心耳指絃之間或迷而不

悟即按舊譜而吟猱掉注之依然膠柱而鼓也蓋絃與指

相接而音塵生如鍼與石相擊而星火發因心與手遇因

手與絃遇而乃成声因人與人遇因物與物遇而皆見道

釋氏所云十二因緣而皆見性故揮絃時亦慎所遇而辨

於其機耳見螳螂黃雀而有殺心門外聞而去之為其絃

不妄大  
乘內學  
不妄書

機已動。其可畏也。琴為有道之器。惡殺而喜生。康衢擊壤。皆生之應也。黃庭經云。琴心三疊。舞胎仙取其和神以當春也。昔○聖○久○昔○思○之○大○胎○仙○取○三○十○功○智○也春為生氣之始。養氣如春。可以長生。君子出言。則百里應之。皆應以生之機也。有時彈洞天春曉。如身入武陵桃源。見其桑麻鷄犬。絕不似人間。若夫冰壺心冷。清畏人知。為鼓梅花三弄。道骨澈寒。覺疎影暗香恍惚。在声情以外。聞之如清夜遠鐘。發人深省也。昔有彈躉賓而遊魚出聽。奏秋風而木葉盡脫。微乎微乎。飛潛動植之物。乃神明。

第十一

心氣功

天極指

觀此始

知所從

著意

初念

天極指

休用有

別

感召若是哉。夫陰陽者天地之橐籥。陰陽之橐籥驗之。故管飛灰以黃鐘為萬事根本。律呂叶則感召自神。但當慎其所召耳。故君子正其心以正天地之心。順吾氣以順陰陽之氣。况百姓與吾同天地陰陽而生者。同此心。同此氣也。大絃急則小絃絕。感召之際可不慎哉。然則嶧陽梧桐當間河陽桃李不湏問矣。或遇鴟下有穀。亦細辨其焦尾。凡為造化愛其材也。每誦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之句。又云能令江月白。能令江水深。水月且在手。古音知正希。

此語未易更僕數也。予每撫琴，心甚慎之。

未嘗敢以怠心

臨之。○詒譜集解卷二理音歌在山一〇段惧絃雙而弛也。未嘗敢以驟心臨之。○詒譜集解卷二理音歌在山一〇段惧絃屬而不信

於聽也。未嘗敢以鄙心臨之。○詒譜集解卷二理音歌在山一〇段惧調競而應者淺也。未嘗敢

以隘心臨之。○詒譜集解卷二理音歌在山一〇段惧其音刻也。未嘗敢以執心臨之。○詒譜集解卷二理音歌在山一〇段惧其緩

滯而弇塞也。○詒譜集解卷二理音歌在山一〇段若幽澗之鳴泉，平沙之落雁，半嶺之長嘯，海

水之移情，其悲者吾憐之，其隱者吾剔之，其細已甚者吾察之，其材老而堅，其桑之絲中於用，委於良工制作，勿有徇焉，勿有移焉，而御之，每存生機，杜殺心，高下疾除。

折合於節制。柔溫肅雅。叶於時。其人素伶倫夷變之人。賄其樂。必為咸池韶舞之樂。不得謂新聲代更。而古樂遂不河作也。道新樂有五水。為派河。為郜河。為滻河。為木鐸。為中同。湧泉皆自西北疏越而來。以經緯於東南界。其勢條理。其音諶鏘。如五絃琴。亦可以名琴川。但阜財鮮愠僕。未能然。猶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焉。

此即韓柳家寫言也。文之峭勁。变化靈妙。以之然其窮。造化之蘊。原制作之妙。聖賢仙佛。都在箇中。覺律書樂。

書尚有未盡。玆歌雅化。割鷄之言。棲鳩之喻。天不多有。  
知齋老者。予請效王褒作頌矣。鄙無畫評。

行願說

余善友人補庵將之任襄城道經新邑信宿與語曰君家  
往昔有世傳一拂子三十年一蒲團今在何處此行出宰  
將以治人抑別有妙法云何作用耶曰不離這箇教度衆  
生使之自化如春風仁厚鼓動太和百草易生民心思善  
不失本來庶幾易治法應如是耳曰教人為善是治世中  
入門一事過此種種又作何覩曰千聖萬賢通天澈地無  
始無終無量無邊總是慈悲度人為善一切世法酬酢萬

變行其無事。自然具足。無有能所。但念衆生饑寒。即已饑寒。衆生苦楚。即已苦楚。已無自為身心性命。原合法界。與之為一。但凡舉止動念。無非為衆生故。便是至誠。即如佛祖。證過無上果位。還離不得仍做不了這箇度人一件大事。予於言下作禮讚歎曰。善哉補庵。今日數言。可當華嚴一部矣。予嘗閱華嚴說佛頑力品行。圓滿廣大。一切衆生舉止動念。莫非是過佛舉止動念。莫非為度衆生故。今現宰官身者。舉止動念。莫非為百姓。故庶幾可幸無過歟。但

頑力廣矣。為之約畧而說頌。曰初上堂時。端然法身。當頑。  
人民常樂。安靜頂禮莊嚴。十方平定。有如此坐。初放衙時。  
八字打開。絕無縫罅。當頑人民。無來訟者。庭前青草。依然。  
無忘。如見同寅。及諸合屬。當頑人民。咸受其福。同恭敬心。  
同清淨意。又頑同官。亦冀弘頑愛。及諸方。常施善政。似鏡。  
照鏡。鏡無晝。如見鄉紳。至於衿士。當頑人民。均受庇蔭。  
似猶日中彌覆。大雲帡幪。大樞又頑紳衿他日居官隨處。  
有緣。亦冀弘頑愛。及諸方。常施善政。若雨甘露。物物滿足。

見遊客時當願人民勿離父母遠遊他鄉願此遊客去來  
自在無生煩惱道路坦然無所怖畏隨處主人生歡喜想  
無有厭慢若登車時當願人民轉惡為善轉薄為敦轉惱  
為歡轉禍為福無碍法輪一心常轉如上馬時當願人民  
踴躍從善若馳康莊前途不遠萬勿墮落萬勿放逸如遇  
拈香及承祭典當願人民悉心瞻仰感動神祇隨此香光  
悉來奏格於一念中各遂所求如月印水萬川溶溶無不  
似者若逢差使長者經過當願人民欣來服從又願使者

亦。慈。悲。幼。以。鞭。笞。驚。怖。善。衆。若。見。甲。冑。與。諸。圍。練。當。願。  
人。民。勇。猛。精。進。力。行。善。事。咸。我。百。姓。稊。弱。柔。和。本。皆。佛。子。  
全。仗。武。士。為。之。擁。護。如。在。山。門。伽。藍。護。法。收。詞。狀。時。當。願。  
人。民。勿。以。無。情。華。言。巧。飾。必。寔。煩。惱。乃。陳。痛。苦。速。行。拯。救。  
如。電。如。風。無。勞。等。待。理。訟。獄。時。當。願。人。民。冤。親。平。等。直。者。  
自。伸。屈。者。自。伏。莫。結。怨。離。歸。於。淨。寂。如。未。訟。際。若。比。錢。糧。  
當。願。人。民。人。人。具。足。無。有。脊。役。能。漁。獵。者。如。寔。窮。人。寬。隨。  
方。便。行。生。活。路。勿。以。癡。愚。空。奉。受。責。行。鞭。朴。時。當。願。人。民。

寔慚愧悔猶出家人。與過痛棒。聽一大喝。汗流背脊。夙夢頓醒。見胥役時當頑人民。無不受欺害。顧此胥役亦發慈悲。所過村墟。無驚鶴犬。守分急公。勿罹法網。點倉廩時當頑人民。咸受天人默施乳育。其價常平法喜充满。點犴獄時當頑當大勇。用至精。事。則。何。等。而。今。後。足。矣。人民更無一人悞入此地。若有重囚罪在不赦。顧此獄吏亦發慈悲。使得衣食與適寒暑。決重囚時當頑人民。知畏王法。又頑此人命終以後。業不隨身於未來世。應行脩善。如過村時當頑人民井欄廬舍。瑣碎衣裳飲食床席。

天人親  
精粹為  
私心以  
其有私  
心故誰  
知四是  
天方使

種種受用安身色相靡不如願悉皆具足又願速財亦復如是相為和睦無有隔礙分別彼此人我等相如臨水時當願人民廣開水田吸水上行水車水碓方便等智一切咸脩天願水神知進知退勿以旱澇傷殘禾稼如是水德方名無礙能轉水輪若造橋時當願人民從橋得濟自己既濟即發弘願普濟衆生濟危濟急濟盡厄難所濟無數如造船時當願人民從船得渡又願篙師亦發弘願或日早晚或水淺深或體貴賤或多寡或多寡或形香醜或資有無

不。○。是。想。平。等。俱。渡。如。遇。遯。解。他。方。人。氏。當。願。人。民。無。干。  
法。網。願。此。解。人。道。塗。萬。遠。盡。皆。得。食。到。所。解。處。得。逢。智。慧。  
應。為。剖。白。迴。向。得。生。續。有。慧。命。痛。定。思。痛。尤。當。思。善。見。老。  
者。時。當。願。人。民。咸。享。眉。壽。舉。動。輕。適。有。其。眷。屬。能。調。供。養。  
見。童。子。時。當。願。人。民。知。美。種。性。無。所。染。着。有。賢。父。兄。悉。力。  
成。就。當。成。大。器。如。退。食。時。當。願。人。民。城。村。戶。口。餐。飯。具。足。  
願。此。粒。米。厨。後。餧。人。寶。惜。香。供。應。以。一。粒。作。無。量。觀。遇。穿。  
衣。時。當。願。人。民。尋。常。布。帛。具。足。衣。被。澹。泊。無。華。分。內。本。身。

畢竟安樂。如定省時。當願人民。咸習調柔。善事父母。及其  
在家諸屬。善衆亦各安和。同心盡養。閱簿書時。當願人民。  
有求普遂。有抑普申。一片紙間。普無遲閼。如沙如雨。剎那  
頃內遍及。恒河聞善事時。當願人民。悉力精進。若須彌山。  
益增其高。聞不善事。當願人民。加持堅忍。切莫如是。譬諸  
微屑細極毫端。最明眼目。不容留住。遇疾病時。當願人民。  
舉無疾病。譬如慈母。寧願已病。不願子病。赤子無知。難言。  
五臟饑飽。寒熱與所苦痛。一切衆生。五蘊遷覆。無明不宣。

亦復如是遇病愈時當願人民脫離呻吟頓銷夙疾無病  
生病病在有身今吾無身身滿法界天清地寧五穀成熟  
物無夭癟夫復何病如沐浴時當願人民掃除煩染一氣  
清淨村無吏呼閒雲野鶴遊光明藏服清涼散種種輕快  
譬新出沐作解脫觀若遇雷霆當願人民備行迅速石火  
電光眼下剎那一切塵想一切魔想劈裂粉碎遙還虛空  
雷鼓普化大意如是聞鼓鐘時當願人民早晚覺悟於音  
起震及至盡靈若復有人正襟危坐作欵歎想作愧悔想

即同菩薩從其耳根而出定然聽更漏時當願人民各加警醒莫自怠棄工苦成家辛勤直作頑此更夫無致饑寒細司鈴柝音無斷續若彈指頃串摩尼珠對燃燈時當願人民性地光明遍照世事一切習俗不能掩蔽願此燃燈添油無盡傳火無盡千萬億劫開落燈花補庵聞說已而歎曰善哉吾兩人者今日機緣正在錢羅漢堂對庭前柘樹子矣

予遊屐江湖十餘年矣杖錫北經新邑謁林宰數語便

知為禪門正宗。禪有出世之因。行願說願。度人真得。華嚴性理。濟世良方也。雖瞿曇再來。三聖重出。如是。若愚評。

叢書  
勸士說

順治己亥夏予以更建文廟事上請得允越仲秋告成諸生畢至於庭謁謝因告之曰諸生之來何為者夫子之化在於天下誰能自外而繻予稱謝士之遊於學校如農之授田野如工之成事必在於肆如金之陶鎔必入於冶田辟而不力則無望多稼肆列而不勤則利獲必寡處於冶而躍謂之不膺福報今闢宮之寢殿堂樞易其簡陋而務去其固仍諸生當爰是而思德貴夫日新亦惟學是程毋

白樓集  
卷一  
古人語

言北方之學。崇其質。寔少其精英。當使華寔並茂。而文質

彬彬。譬於天漢。日星披宣。譬於山川。雲霞斑璘。譬於家室。

既矣。是瑾。譬於梓材。丹雘。是勤文章之道。原本六經。渾渾

顯顯。無如周秦。左國班馬。老莊列荀。寔食既久。變化有神。

唐宋八家。法備莫倫。義博並列。錦繡紛陳。行為國寶。守為

眷。若賦與詞。和平溫厚。風雅之遺能者。可為大夫之選。

與時聞之所推。既麗以則。亦正而葩。誠乎性情而禮義自

持。勿以雕亟見嗤。而謂壯夫不為。且士有滿經。有通經。非

言。今文  
書。此  
故。而  
政。特。似  
每。爲。接。  
集。之。

但訓詁帖括以取世資所謂耑經者必大小戴之於禮

家

嬰毛萇之於詩董仲舒之於春秋京房之於易皆勞精以

竭思伏生之於尚書以性命守之於焚燬煨燼之餘以傳

來茲如是者方稱耑治所謂通經者必紛綸若井丹始奪席於講惟必一門之內五經兼舉若劉殷始淹通而無遺

至如歷代之史綱鑑攷釐得失成敗較若列眉性理語錄

言行之師學問淵源如水滙歸必使溫習有地辨質有期  
然後會其博通而致其精微予觀新邑之壤矜氣是尚一

朝之忿。天水遙抗。反唇鬪爭。顛威。怏怏。士為民之表。望與人子言。當依於事親。與人妻言。當依於事長。若王漸之於

李子第二公一〇至一

卷之三

里。鄧苟有爭者。造門而謫孝經音詞高暢。斯敦族睦鄰而俗脩禮讓。毋梧櫟不培而穢棘是養。毋伐異黨同而門戶分攘。迺者兵戈初定。水澇相仍。操觚之士。往往多貧。毋以家累而隳志。毋以謀利而兼營。毋自盡而逡巡。毋蹠等而鶩繁進以滌也。如由階斯升。磐以奮也。如將飛之翼。必振藍其勇行之志。如日之方。是訓其躁妄之氣。如猛梟是馴。

葉敬存  
望方集  
以負康  
奉道  
忠實  
明後  
舊集  
泰山下

養其冲和之度。如時之當春。毋既志於道而猶外物是徇。  
必使人聞其名不可得見其身。視於陽鱗而不可誘於釣  
綸。雖然精而進是尤未易言也。今人之學。俛焉如不終日。  
古人數十年去一矜持。抑抑終身主一敬守之。勿勿問  
道於先達。祇示以不妄語。則諸妄無自而興。見人能靜坐。  
即以為得其門而入。若履康莊。猶步趨之防蹟。若視類  
木鳥。猶由樊之慮。茲危坐匡床。屏處靜息。若江河之方決。  
若虛谷之應寂。學顏氏之心齋。坐忘。倣古德之脇不至席。

至一旦洞然。若迷途者知津。而負重者乍釋。若披雲霾而忽覩白日。如是者始可以當大任而不與時違。豈但聞卷而稱有益。夫性命之學。各在於潛脩。而作用無方。乃知為得力。諸生勉哉。尚未有極。又何謝之亟。於是諸生復前曰。幸哉今日始聞是言矣。敢不拜受載擇而出。

此文擬退之進學辭。皆以韻語行於古文。而奇綱之氣益不可掩。然退之借以舒自己不平其肯矜激而近怨。彭老則立意教人。為新士下箴砭者尤為關係。世教闡

孫世運之文崔宣之評



訓農說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本。凡為國者必重其民。凡為民者必重其食。草田多而辟田少。饑國之野也。野蕪曠則民乃菅。故管子之言。國之所務者五。其所謂溝瀆不遂於陸。鄣水不安於藏。國之貧也。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於地。國之貧也。六畜不育於家。小瓠葷菜。百菜不脩。具國之貧也。抑何其若履新地而為是言也。民一年之計。莫如耕穀。三年樹穀為一年蓄。不樹不蓄。一值饑饉之時。則妻子非其。

有也。今新邑之民所謂草田多而辟田少。不櫟之穀何以能蓄。邑何為而不貧乎。計爾百姓所謂不稼不穡之地。得非以苦水澆則苦沙莽乎。夫先王之治無棄土。無棄民。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遺民。必躬親之。田事既修。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然後知地之燥濕。其種各有所宜。因其宜而種之。斯無棄土。察其所宜。以教遺之。斯無棄民。雖有沃土腴壤。不耕不耨。草其宅之。則猶石田也。善治農者。雖石田猶可耕。况非石田者乎。今新邑之地。

薄土於  
石坡上  
耕者  
真耕石  
田者

所謂水澇者。瀕望皆是。按其始則皆良田荒而不治。遂至  
於此。一邑之內。生齒殷繁。仰給者何限。而堪此蕪曠耶。夫  
所謂水澇者。亦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於藏之故也。周  
方數畝之內。則必擇地之尤下者。以為洿池。使有所蓄蓄。  
田間不數畝。即有溝洫。使有所疏通。多者淺之。淺必有歸。  
無至於漫浸。歸者受之。受仍不淺。無至於漏卮。是洿池溝  
洫者。為澇計。亦為旱計也。若夫傍近河溝。浸潤之地。則必  
因其隄。障高其畦。塍盈則掘。塍以去水。涸則踏水車以灌。

因水車之制原於馬鈞。江南澤國一年有百餘日之雨而不苦澇。種數十百萬鍾之粟。飽數千億兆之民。皆賴水車以濟。但此中不識耳。水車之製比於掣水。若抽鑿木為樺。用力尤少而成功尤多。凡人手之所倚者曰車倚。立兩柱於地曰車櫬。人足之所踏者曰車轂。車所附者橫木曰車檣。檣兩頭所跨者曰車耳。車檣之所賴以轉者曰車檣托。凡六葉托之所遺而行者曰車括。括用尺木薄而方片數不等。皆所以括水上流也。括之所以相連續絡繹如織者。

用木徑尺曰羊蹄。羊蹄所以相接處。用木徑寸拴之。同車拴既括水上流矣。水之所藏而上者曰車桶。桶之中有橫木格之者曰龍舌。車桶視田與水相去之高下定其長短。車桶底下之近水處亦有木大葉為括所賴以環轉。比車橫托製相似。而差小者曰車尾。栓車尾。栓與上車橫托相呼應。有轂關。轂關然轂轂。繫傳。此一者象一氣也。柱以兩者。象兩儀也。柵之受足有八者。象八方也。托與柵各六葉者。以象十二月也。圓轉不窮者。象周天之運也。邑累日雨則。

澇累月不雨。則旱地高則不鮮。作水田。每苦旱地低則憚水田功多。寧忍澇行水車之製。則無論高低。舉免旱澇之怨矣。如是而水澇之土。始無棄若平沙莽莽。漏望者殆半焉。豈堪盡棄之乎。吾鄉有草種宜於沙園者。曰薯。自外國來。是本草之未及載。百穀之未及詳。百餘年來。闢繞有之。所全活八罷生靈者。何可勝言。其功倍於菽粟。其為味甘生而食之。有已渴之功。比於梨藕。蒸而食之。有致飽之用。逾於麴麥。乾之。誠以卒歲委蔓菁。菁沙長其形堅膩。

嘉慶  
丙辰歲  
之農政  
考略

之土雖生不盈其地宜其種以清明前後其收以霜降後不經霜雪其時宜吾當為爾民致此種又授以耕耘收藏之法如是而沙莽之土始無棄爾民雖愚諶無有甘棄爾土者但作之不力耕之不勤亦與棄同耳昔蘓文忠記眉州風俗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

山風閣  
桃源記  
畫在故  
筆中

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  
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  
飲食。醉飽而去。至今見之。其和睦勤儉。一段光景。依稀在  
目。如置身幽風與桃源間也。汝百姓其當效之。吾每親行  
田間。汝等有種粒未備者。給爾種。有牛具未備者。給爾牛。  
當為汝作春耕秋成之歌。歌曰。春日載和東風。且陶吹我。  
新禾度阡陌。餽餉相勞。式用笑。敖陰陰灌木。鳥鳴出谷。  
厥穀閑閑。水車斷續。以灌以溉。藝我菽粟。越及涼秋。有重

湖明一  
御春日  
停雲歌

西疇農功告備是刈是穫崇答是謀于腊于腰澤之沮洳  
嘉穀以樹洲之沙莽有薯有芋旨酒告成樂我婦孺使歲  
時伏臘瓦盆注酒歌之亦可忘其苦而樂其樂也盤庚之  
教民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  
勞越其罔有忝稷汝百姓其知所自擇焉無忘教道之言  
無棄土是無自棄矣

后稷教天下之民稼穡疑翁父母教新邑之民水車亭  
薯功所及有大小其起念則一也至於文之典博靈似

周禮似管商。叙車制。震似考工記。作田歌。震似陶紫桑。  
文章能事亦至此盡矣。新民不文。樂不可支。但當誦樂。  
只之詩。酬祝使君耳。毛且庵評。